

编者按：

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我们特开辟专版，致敬新中国成立以来，为国家和建设做出贡献的军人，祝他们生活幸福，祝祖国更加安宁、强盛！

遥远的边防永在我心

立德



作者当年率队前往墨脱途中

电力孤岛。电通了，光明照亮墨脱边陲，人们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夜幕下的墨脱灯火辉煌，一片祥和。电视能看了，电话能打了，人们随时可以听到北京的声音了，墨脱正在发展的快车道上大步向前。”

从扎木冒雨开往墨脱，一路塌方、泥石流纵横，车队就在高山瀑布中穿行，云就在脚下的悬崖边。迎面而来，山路陡峭，有运送物资的车已经在泥石流中陷了一夜，山上的瀑布倾泻而下，我们的车子被砸得摇摇晃晃……

随行边防军官说：“人是讲感情的，我们也想跟家人在一起，但是不能，边防很艰苦，总要有人守。我们边防军人要求不高，就是希望不要被忘掉。”

南伊沟的电网保障处长是位矫健的藏族青年，眼眸清智慧，简单一句“通电难”概括了所有的高原心酸。边防连长神情刚毅，他说：“我每天忙得没时间寂寞啊。”除了巡逻、训练，大雪封山前，他要安排连队打足柴禾。大雪封山后，气温降低，水量减少，无法发电，连队没有电，他还要带着连队跑步取暖，全身暖和了再集体钻进被窝入睡。水池冻上了，他得安排士兵用木棍铁锹破冰。之前边防路没有通，有一年大雪封山四个月，他们的补给菜都吃完了，战士们就徒步十几公里去背菜。说起连队能通电，连长高兴地说：“我们连1962年组建，对通电我们非常期盼，非常渴望。我们最大的困难和问题就是没通电，尤其冬天战士们都冻得生冻疮、生病，包括我们的家属都不愿意来，因为电力不足通信医疗等基本生活不能保证，常放弃了团

聚。通了电我们就不要专门安排人维修电机、维护发电，我们的兵力都可以放到巡逻和训练上了。”

在新疆才能深切地体会祖国之大，一路感受到南疆的广袤与荒凉，感慨山河壮丽。云层之下，沟壑纵横，山脉从蓝灰到灰黄绵延不绝，仿佛就是山脉的丛林，也一眼望不到边际，真是越走越荒凉，盛唐的边塞诗不由涌上心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都说西部出诗人，因为人长期在异常艰苦的环境里工作，确实需要诗人的理性与激情。高原边疆艰苦的地理环境，塑造了边疆人的诗性格。负责新疆边防电网建设的同志介绍这里的人文历史，诗一般的语言里充满了对这片土地深厚的情义，正是这样军民一家鱼水情深，共克困难，才使我们的电网顺利地送上了帕米尔高原边防线。

喀什库尔干是石头城。沿着沟壑，跟着雪山流水，走进了雪山深处的“一线天”阿然保泰边防连。地处平均海拔43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这里终年积雪，是该团驻地海拔最高的连队，狂风肆虐、山石飞滚，空气含氧量仅为平原43%，年平均气温零下6度，最低气温零下43度，冬季长达8个月之久。连队与团部唯一的山路海拔落差八百多米，山路两侧是湍急的流水和近乎垂直的峭壁，天落石积雪，夏天山洪泥石流，给养供应异常困难。连队有一眼珍贵的泉水，不通路，没有电的日子，这泉水就是兄弟们的生命泉。连队现在有了电，打了井。就在我们来之前，就有一位战士突发阑尾炎，道路塌方难行，连队用担架抬下山……

政治工作处主任有长期边防干

部的乐观，他坦言官兵精神苦，几乎人人高原病，其中有一项就是精子很难成活。婚配难，生育难，长期两地分居离婚多，维系感情全靠“忽悠”。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与吉尔吉斯斯坦为界。莽莽高原、巍巍群山，道路漫长而遥远。一山一山，寸草不生，岩石在峭壁上突兀欲坠，扑面而来，心从最初的惊心动魄，漫漫长路逐渐变得习以为常，山路似乎没有尽头，唯有一路银色的电杆将我们引向大山深处。山高路远，道路艰险。车队在蜿蜒起伏的群山中行进，石头从车轮边滚落悬崖，从早晨走到晚上，终于走到边境线。玉其塔什边防连驻地海拔3059米，日常巡逻作业在4185米。昼夜温差大，封冻期长达6个月，防区地势沟壑纵横，谷流交错，气候多变。2017年10月连通大电网前，连队配发购买的电器多半都不能使用，发电机出现故障时连队的基本生活保障都很难满足，因为不通车，战士们要牵马到半山去接补给，冬天大雪封山的时候，第一次去的新兵们都会被冻哭着回来，带回来的鸡蛋都是冰疙瘩，菜也有多半不能食用了。营区内只有寥寥几棵1980年代栽下的矮树。政委从容地说：“明年将在这里种一片树林，增加一些图书，这里就会越来越好。”政委沉着坚定、温和淳朴，部队长期驻扎少数民族地区，需要的就是这种军人的好样子。

自从修了路，通了电，边防连逐渐好起来了，连长说：“通电对人最大的改变是精神面貌，人在光明中，内心就不会黑暗，就会感觉乐观。”在边防连待了8年的老班长感慨：“人的感情是如此的奇怪，曾经

恨不得浑身长脚想离开的地方，要离开却舍不得。”

谈到边防连的新变化时，政委激动地讲道：“最近几年边防变化很大，纵向巡逻路贯穿，横向铁丝网相连，尤其是用上长明电后，各山口视频监控全覆盖，现在只需要在值班室轻点鼠标，边防一线的情况就能瞬间掌握，省时省力又高效，科技管边控边的优势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最重要的是电通了，官兵的心就亮堂了，精神更足了、想留下来的人也更多了，真是一电解百愁啊！与前辈相比，除了海拔缺氧的大环境没变化外，其余的全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然时代变了，条件好了，咱们年轻官兵的初心没有变，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好守防重任，不管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咱们都永远扎根西陲、心向北京。”

群山环抱，天山与昆仑山在此汇合，当年玄奘取经从这里走过，这位以身许佛的高僧只是路过，我们的边防军人，却以血肉之躯，以身许国，常年战斗在这里。“扎根西陲，心向北京”是西陲第一哨上镌刻的一句话，也是南疆边防战友说给祖国的心里话。

北海、黄海、东海、南海……海岛环境潮湿，守岛官兵都有关节炎、皮肤病，脚长时间捂在鞋里，容易溃烂。有风就是巨浪，风大时军舰都无法靠岸，家属们赴岛来探望，常常因为风大无法靠岸，只好返回，下一班船又是几个月后了，见一面难……

但旅长骄傲地介绍：“这就是守岛22年的老班长……”22年守岛，这就是对党的忠诚！

无水、无电、无通航、无常住居民。四面海水，黄昏来临之前，岛屿越发的寂寞。因为缺乏电力保障，岛上官兵只能“白天训练兵，晚上看星星”。

难以想象吧！2018年之前，我们的边防还有很多的连队没有通电，那时我真希望时光快一点，到了2020年，全军所有的边防连队如期通电。

今天回想起来，说起海岛生活之难，旅长感慨：“柴油机发电噪音那个大啊，能让入崩溃，为了通这个电啊，也是要克服很多的难……”

他的哈哈大笑，重如千斤，压在我的心上。界碑如此遥远，边防永在我心。



立德，祖籍安徽怀宁，曾长期任职军事院校、军委机关，现在国家部委工作。

怀念战友

刘承亮

那年
你刚满十八 青春焕发
胸戴红花把军参
绿色军营，绿色军装
军队成了你的家
练兵场上论高下

那年
你刚满十九 意气风发
接到军令，把军参拔
奔越南疆把敌杀
硝烟起 枪上膛
猫耳洞里写遗书
用青春保卫着边疆

你向硝烟中走去
青春正茂
用热血浇灌着芳华
筑起一座座丰碑
长出了一棵棵老山兰

你从硝烟里走来
青春如风
化作尘埃与彩虹
闪烁着光彩
把那清澈的爱献给了祖国和家乡

向前

我向战火硝烟里追
哪怕它会把我的粉碎
头也不回
我已做好了准备
即使化为尘埃
也要把你守卫
我向战火硝烟里追
红旗飘扬 战号嘹亮
还有冲锋路上踏响的雷
倒下了再起来
向前 向前
无坚不摧
我们的家园 寸土不让

军号

很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
梦中想起也会让我
心潮澎湃
瞬间回到热血的青春时代
拼搏 冲杀
每次听到你的声音
心就像涨潮的浪花
向着浩瀚的海洋进发
每次听到你的声音
心就像长上了翅膀
向着蔚蓝的天空飞翔
每次听到你的声音
我们就会被荆棘林
所向披靡 天下无敌
听到你的声音
小草都会起立 挺直腰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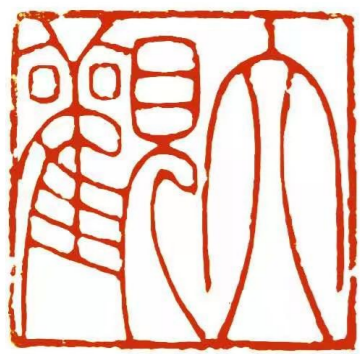
你吹响了百万雄师战马嘶鸣
吹走了强盗和侵略者
吹开了人民的春天
吹开了伟大祖国崭新的一页
啊……
你的声音让我更加坚强
我是热血男儿
我胸戴大红花
我冲上了血与火的战场

军号
你是希望 是未来 是胜利
军号
你是英雄 是永远不倒的战士

今天
我把星空仰望
银河灿烂 群星闪耀
军号
你是我永远的心跳



刘承亮，1960年生，1978年入伍，1984年参加老山之战，1986年退役后安置于安庆石化总公司，2000年企业改制后，创办安庆市金亮工贸有限责任公司。2023年，被评为安庆市最美退役军人。



在安徽省军区安庆干休所赵遵英老人家中，珍藏着一块特殊的手帕。这块手帕被叠得整整齐齐，装在一个精致的木盒子里，至今已珍藏了整整72年。这是一块长46厘米、宽36厘米的紫色丝质手帕，主体是横竖各两条由和平鸽和天安门华表图案组成的井字形红色条纹，交叉处印着繁体“保卫祖国”“保卫和平”的字样，最下方标有“赠给



张培，女，80后，医务工作者，任职于安徽省军区安庆离休干部休养所。长期从事离退休老干部服务工作，热爱军旅文学，作品散见于各类报纸杂志。

特殊的手帕

张培

英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人民的慰问解放军代表团”两行小字。这是1952年赴朝慰问团慰问作战官兵的一块手帕，虽饱经风霜，却保存完好、崭新如初。

手帕的主人是赵遵英老人的老伴戴来发。他1923年出生，1938年参军，1939年入党，曾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战争年代，他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九死一生。新中国成立后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三级独立勋章、三级解放勋章、抗美援朝胜利纪念章等功勋荣誉。和平年代，他在部队兢兢业业，1970年光荣离休，2013年因病去世，享年90岁。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拉开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全国人民

迅速掀起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潮。1952年9月，戴来发所在的24军接到紧急命令，立即开赴东北集结。他被编到71师213团任卫生队队长，随部队火速抵达东北。这支由坚持在南方打过三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游击队组建的部队，在东北还没来得及休整，便被派往朝鲜战场。

当时，部队极度缺乏御寒物资，官兵人人身着单薄军装，面对日益严寒的朝鲜战场，战士们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戴来发把救护场当战场，和战友们一起在坑道里日夜不停地救治伤员。从前线送回来的伤员一批又一批，有重伤员和轻伤伤员，有时一辆车里转运了七八个伤员，接到这些伤员后才发现，有四个已经停止了呼吸。在那冰天雪地，许多牺牲的伤员只能就地

掩埋，有的甚至连名字都没留下。伤员们除战伤外，还有许多是冻伤，他们长时间趴在雪地里，有的冻掉了耳朵，有的冻伤了手脚，有的甚至要截肢。坑道里也不安全，经常遭受敌机轰炸，火光冲天而起，爆炸声震耳欲聋，好几次他都与死神擦肩而过。有一次，部队用卡车转运伤员，一名小战士因劳累和晕车而呕吐不止，戴来发主动与小战士换了座，让他从车厢来到自己所在的副驾驶座位上。没想到刚换座不一会儿，一枚炮弹落地尖叫着从天而降，正好在卡车前方爆炸，戴来发所乘的卡车上炸死了好几名同志，刚刚和他换座的小战士也不幸牺牲。看着战争如此惨烈，戴来发心如刀割，号召同志们全力以赴地救治伤员。